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①

吴卿昊¹, 邓宗兵²

1. 西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400715; 2.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 基于 2000 年—2011 年省级面板数据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实证分析了公共产品供给对于农民消费的影响. 研究表明: 从教育资本的角度来看, 农村劳动力教育资本投资在促进收入提高的同时, 也较大幅度地改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和观念, 带动了消费水平的上升, 但农村义务教育方面的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抑制作用; 从健康资本的角度来看, 对乡镇一级的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起到了抑制作用; 从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其他因素来看, 农村居民的收入和以往的消费习惯仍是主导其消费的最重要因素; 农业税的全面取消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和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 也促进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

关键词: 公共产品供给; 农村居民消费; 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68(2015)06-0099-07

投资、出口和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且投资和出口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由于受到了经济波动以及出口形势严峻的影响, 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风险与日俱增, 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是保持我国经济良好运行的重要保障. 2011 年, 我国乡村人口已达到 6.57 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 48.73%, 农村消费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力, 但相对于城市消费市场的消费水平而言, 农村消费水平始终严重偏低, 因此, 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有效和稳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农村消费水平低既有农民增收的问题, 也有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费用高的原因, 即缺乏与消费相配套的公共消费环境^[1]. 农村公共产品按照用途可以分为生产类和生活类公共产品, 其中生产类公共产品是指与农村生产关系紧密的公共产品, 包括植物保护以及农田水利灌溉等; 生活类公共产品是指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 包括医疗和教育等^[2]. 生产类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 而生活类的公共产品供给则为农民消费提供稳定的公共消费环境, 如果农民收入的增长与公共消费环境不匹配, 则会导致农民预防性储蓄增加, 抑制消费水平的提高, 所以在研究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过程中, 不能忽视公共产品供给对于农民消费的影响. Becker^[3]认为能够通过增加个人的资源禀赋以达到影响未来个人货币收入和支出的投资就是人力资本投资. 公共教育和医疗支出也是构成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要素, 从人力资本的视角来看, 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能够影响农民的消费认知和消费习惯, 提高农民对于消费质量的追求. 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公共教育和医疗产品供给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并基于人力资本视角, 从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两个方面实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1 文献回顾

近年来, 国内学者对农村居民消费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李金昌、窦雪霞^[4]; 汪旭晖、顾晶^[5]; 肖

① 收稿日期: 2014-12-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BGL055);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10YJAZH016).

作者简介: 吴卿昊(19-), 男, 重庆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行政管理方面的研究.

立^[6];于文超、虞洪^[7]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了收入与农村居民消费间的关系,均较为一致的认为收入是影响农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且不同类型的收入对于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各异.随着对农村居民消费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收入以外的影响因素纳入到对农民消费的研究中,且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财政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研究.王文平^[8]利用 1983 年—2007 年时序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发现短期内农村财政支出对农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而长期来看,农村财政支出对农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魏建等^[9]基于 1998 年—2006 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发现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消费均具有挤入效应,其中政府投资性和转移性支出的挤入效果明显,而消费性支出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有限;睢党臣等^[10]基于 1995 年—2009 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发现投资性支出和福利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则具有负向抑制作用.现有研究均较为一致的认为是农村财政支出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有明显的挤入效应,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重心偏向分析农村财政分项支出对农民消费的影响.

2) 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研究.李燕凌、李丽清^[11]利用 1994 年和 2003 年的截面数据以及 1994 年—2001 年的时序数据建立布朗—杰克逊扩展模型,发现东部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消费影响最明显,中、西部地区次之;张晓慧、梁海兵^[12]基于 1994 年—2007 年的时序数据采用偏相关和典型相关分析的方法,发现农村生产性公共品供给对文教娱乐等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农村非生产性公共品供给对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等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对居住、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等消费产生挤入效应;曲延春^[13]通过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民消费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认为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够直接提高农村消费能力;吴丹、朱玉春^[1]基于 200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中的家庭和社区数据建立多层模型,发现农村交通、燃料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村级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利于促进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和家庭耐用消费品的增加.国内学者近年来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的关注度逐步上升,且较为一致的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之一.

3) 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研究.李通屏、王金营^[14]通过对 1990 年—2004 年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和消费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支出的大幅度增加导致消费支出预期增加,同时人力资本投资自身以及当人力资本投资增长幅度大于收入增长幅度时,会对扩大即期消费产生不利影响.徐娟^[15]通过理论分析发现我国农村消费不足与人力资本投资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个体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大幅度增长不利于农民消费的增加.目前对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消费间关系的研究较少,已有的文献均认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影响农民的消费水平.

上述研究不仅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也给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但仍然存在以下改进之处:一是目前国内对于农村财政支出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较多,但是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及人力资本投资对于农民消费影响的文献则较少.二是国内学者大多是分开讨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忽略了二者间的联系.三是现有的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的文献研究时间段较短,并且研究方法以理论分析、时序或截面数据分析为主,鲜有学者引入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以更全面、准确、真实地反映它们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将从以上三个方面做出改进,通过引入 2000 年—2011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基于人力资本视角探讨农村公共产品对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2 分析框架及模型设定

2.1 分析框架

自 20 世纪后期以来,Schultz、Becker、Mincer 等国外学者建立起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已被国内外学者逐步完善.刘中文^[16]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定义为:体现在农村人才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它是通过对人的教育、培训、保健等方面的投资形成的.由此可知,公共教育和医疗支出不仅是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政府对于农村人力资本中的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的投资来源.因此,在研究公共教育和医疗支出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的过程中,不能只考虑到公共教育和医疗支出的公共产品特质,

而忽略了它们能够通过改变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从而达到影响农民消费水平的作用。

本文认为公共教育和医疗支出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 首先, 公共教育和医疗投资能够通过补贴农民对教育、医疗的支出达到间接增加农民的收入, 这时对于农民的消费水平可能产生两种影响, 一种是农民使用间接增加的收入进行消费, 提高消费水平; 另一种可能是农民将该部分间接收入进行储蓄, 增加储蓄的愿望, 这样对农民的消费将不会起到促进作用, 甚至有可能出现抑制消费的作用. 其次, 随着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 公共教育和医疗支出能够通过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和身体素质增加人力资本水平, 农民的可支配收入也将随之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 对农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同样也有提高消费水平或增加储蓄并减少消费两种可能. 最后, 公共教育支出不但能够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 它也将一定程度地改变农民已有的消费习惯和态度,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将会追求更高品质的商品和更为合理的消费结构。

为了使本文的研究更加严谨和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本文借鉴了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和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理论, 认为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不仅与当期收入有关, 同时也与过去的消费习惯密切相关. 考虑到我国从 2004 年全面取消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农业税开始到 2006 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的特殊情况, 本文认为农业税的取消也将一定程度地刺激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以提高消费水平。

2.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分析, 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拟选取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Y)为被解释变量, 反映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拟选取的解释变量为: 农村居民人均前期消费支出 $[Y(-1)]$, 反映农民过去的消费习惯;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_1), 反映农民的收入水平; 万人拥有普通中学教职工人数(X_2), 反映农村中学师资的投入; 万人拥有小学教职工人数(X_3), 反映农村小学师资的投入; 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X_4), 反映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 万人拥有乡镇卫生员人数(X_5), 反映乡镇医疗人员投入; 万人拥有村卫生室人数(X_6), 反映农村医疗人员投入; 万人拥有乡镇卫生院数量(X_7), 反映乡镇医疗基础设施投入; 万人拥有村卫生室数(X_8), 反映农村医疗基础设施投入; 农业税取消情况(X_9), 反映农业税政策情况. 其中 $X_2 - X_4$ 属于公共教育支出, $X_5 - X_8$ 属于公共医疗支出, 各变量的测度方式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变量的测度方式

变量符号	变 量 名 称	测 度 方 式
Y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值/元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支出
$Y(-1)$	农村居民前期消费支出值/元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前一期消费支出
X_1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
X_2	万人拥有普通中学教职工人数/人	农村普通中学教职工人数/乡村人口
X_3	万人拥有小学教职工人数/人	农村小学教职工人数/乡村人口
X_4	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假定农村劳动力中文盲与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为 1 年、6 年、9 年、12 年和 16 年, 并通过 对 每一 百 人 所 具 有 不 同 文 化 层 次 进 行 加 权 平 均 计 算
X_5	万人拥有乡镇卫生员人数/人	乡镇卫生员人数/乡村人口
X_6	万人拥有村卫生室人数/人	农村卫生室人数/乡村人口
X_7	万人拥有乡镇卫生院数量/个	乡镇卫生院数/乡村人口
X_8	万人拥有村卫生室数/个	农村卫生室数/乡村人口
X_9	农业税取消情况	用虚拟变量表示, 0 表示尚未取消农业税, 1 表示已经取消农业税

由于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数据较多, 为了避免建立的面板数据模型出现多重共线性, 同时也为了保证变量数目不多于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所能接受的最大值, 本文分别对公共教育支出和公共医疗支出建立面板数据模型, 并且对除 X_9 以外的变量进行对数处理, 以进一步分析和比较消费对于各分项支出的弹性. 模型

设定如下所示：

模型 I (反映农村公共教育支出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ln Y_{it} = \alpha_0 + \alpha_1 \ln Y(-1)_{it} + \alpha_2 \ln X_{1it} + \alpha_3 \ln X_{2it} + \alpha_4 \ln X_{3it} + \alpha_5 \ln X_{4it} + \alpha_6 X_{9it} + \epsilon_{it}$$

(1)

模型 II (反映农村公共医疗支出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ln Y_{it} = \beta_0 + \beta_1 \ln Y(-1)_{it} + \beta_2 \ln X_{1it} + \beta_3 \ln X_{5it} + \beta_4 \ln X_{6it} + \beta_5 \ln X_{7it} + \beta_6 \ln X_{8it} + \beta_7 X_{9it} + \epsilon_{it}$$

(2)

式(1),(2)中, i 和 t 分别表示省区截面单位和年份, $\alpha_0-\alpha_6$ 、 $\beta_0-\beta_7$ 均为回归系数, Y 、 $Y(-1)$ 、 X_1-X_9 代表的变量与表 1 中一致, ϵ_{it} 为误差项.

2.3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由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存在 4 个直辖市数据缺失的情况,故本文选择除 4 个直辖市以外的 27 个省区作为研究样本,基于 2000 年—2011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1—2012),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及人均纯收入均以 1999 年价格为基期使用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的情况,应该对各变量的稳健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 LLC、IPS、Fisher-ADF 和 Fisher-PP 4 种常用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取对数后的各变量的平稳情况进行检验(X_9 为虚拟变量,不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ln X_1$)、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ln X_4$)和万人拥有乡镇卫生员人数($\ln X_5$)在 10% 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且均为 I(1)序列,存在一阶的单位根,其他的变量在取对数后均为 0 阶单整,属于水平平稳.

3.2 协整检验

如果将以上 3 个没有通过单位根检验的变量直接剔除将会削弱模型的经济意义.由于本文设定的模型 I、模型 II 的解释变量均多于两个,同时被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均未高于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两个模型均有两个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高于被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因此具有不同单整阶数的变量有可能经过线性组合构成低阶单整变量,从而构成协整关系.为了检验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本文采用面板数据 Kao 协整检验和 Pedroni 协整检验法分别对两个模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下所示：

表 2 模型 I、模型 II 的协整检验结果

		模 型 I		模 型 II	
		统计量	p 值	统计量	p 值
Kao 协整检验	ADF	−15.107 7	0.000 0	−15.400 1	0.000 0
Pedroni 协整检验	Panelv-Statistic	−2.991 6	0.998 6	−4.127 1	1.000 0
	Panelrho-Statistic	4.773 8	1.000 0	5.609 4	1.000 0
	PanelPP-Statistic	−4.786 6	0.000 0	−20.800 3	0.000 0
	PanelADF-Statistic	−3.509 8	0.000 2	−8.399 3	0.000 0
	Grouprho-Statistic	7.210 4	1.000 0	8.087 8	1.000 0
	GroupPP-Statistic	−13.697 4	0.000 0	−24.371 1	0.000 0
	GroupADF-Statistic	−3.709 2	0.000 1	−7.004 4	0.000 0

根据协整检验结果可知,模型 I、模型 II 的 Kao 协整检验和 Pedroni 协整检验结果相似,Kao 协整检验均拒绝了两个模型的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假设. Pedroni 协整检验中,在同质性检验条件下,Panel v-Statistic 和 Panel rho-Statistic 接受了变量间没有协整关系的零假设,其余两个统计量拒绝了变量间没有协整关系的零假设;在异质性检验条件下,仅有 Group rho-Statistic 接受了变量间没有协整关系的零假设,

其余两个统计量拒绝了变量间没有协整关系的零假设. 综合分析协整检验结果可以认为两个模型自身变量间均存在协整关系, 采用式(1)和式(2)进行回归不会出现伪回归的现象.

3.3 模型估计结果

分别将模型 I、模型 II 的相关变量导入到 Eviews7.0 软件中进行回归. 由于面板数据模型涉及到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选择, 通过对两个模型进行 Likelihood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 由检验结果可知两个模型均应选用固定效应模型. 同时由于本文模型中出现了 N (截面个数) $>T$ (时期个数)的情况, 故应选择 Cross-section weights 作为权数进行回归, 以消除截面异方差. 模型估计结果如下所示:

表 3 农村公共教育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系数	标准差	t 值	p 值
常数项	-1.093 1 *	0.618 4	-1.767 5	0.078 2
农村居民前期消费支出值/元	0.424 3 ***	0.041 9	10.124 8	0.000 0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0.503 9 ***	0.040 2	12.521 3	0.000 0
万人拥有普通中学教职工人数/人	0.005 0	0.014 5	0.347 1	0.728 8
万人拥有小学教职工人数/人	-0.045 5 **	0.018 7	-2.436 3	0.015 4
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0.245 3 **	0.101 2	2.424 5	0.015 9
农业税取消情况	0.058 7 ***	0.007 3	8.083 2	0.000 0
R^2		0.993 8		
调整 R^2		0.993 1		
F-statistic		1 453.864 0		
Prob(F-statistic)		0.000 0		
Likelihoodratio		5.611 9(26.291)		
Hausmantest		90.183 3(6)		

注: * * *, * *, * 分别表示系数在 1%, 5%, 10% 具有统计学意义.

由表 3 的估计结果可知, 农村居民当前的收入水平和以往的消费习惯确实会对其消费产生显著的正作用, 其中以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为所有变量中最为显著的,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_1)和前期消费值 $[Y(-1)]$ 每上升 1%, 消费将分别上升 0.5039% 和 0.4243%. 虚拟变量农业税(X_9)的取消情况的回归系数为 0.0587, 且通过了 1% 显著水平的检验, 说明我国农业税的全面取消确实减少了农民的负担, 促进了农民对于消费的意愿, 这与本文之前的假设一致. 从代表农村公共教育投资的 3 个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 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X_4)的系数为 0.2453, 在所有回归系数中排名第三, 且通过了 5% 显著水平的检验, 说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其消费随之将增加 0.2453%, 说明农村劳动力教育资本投资在促进收入提高的同时, 也较大程度地改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和观念, 带动了消费水平的上升, 这与假设的第一种情况一致; 万人拥有小学教职工人数(X_3)的回归系数为 -0.045 5 且显著, 说明目前我国对于农村义务教育方面的补贴还没有让农民能够放心将这部分间接收入用于消费, 甚至这种补贴已经出现了对消费的抑制作用, 这与文中假设的第二种情况一致; 万人拥有普通中学小学教职工人数(X_2)的回归系数为 0.0050, 虽然系数为正值, 但却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说明农村对于中学投资的支出并没有带来显著消费水平的增加.

由表 4 的结果可知, 与模型 I 的结果相似,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_1)、农村居民前期消费支出值 $[Y(-1)]$ 以及农业税的取消情况(X_9)的系数均为正值且显著, 其中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农民消费的正作用最为显著, 前期消费支出次之. 从代表农村公共医疗投资的 4 个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 万人拥有乡镇卫生院数量(X_7)和万人拥有乡镇卫生员人数(X_5)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但回归系数均为负, 分别为 -0.095 7 和 -0.055 4, 均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起到了抑制作用, 这与文中假设的第二种情况相符, 说明目前对于农村健康资本的投资没有起到预想中促进消费的作用; 万人拥有村卫生室人数(X_6)的系数虽然为正, 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同时万人拥有村卫生室数(X_8)的系数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

验,说明目前对村一级医疗的投入并没有实质上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

表 4 农村医疗教育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系数	标准差	<i>t</i> 值	<i>p</i> 值
常数项	0.125 6	0.103 7	1.210 7	0.227 0
农村居民前期消费支出值/元	0.407 3***	0.043 0	9.482 6	0.000 0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0.548 4***	0.040 2	13.656 9	0.000 0
万人拥有乡镇卫生员人数/人	−0.055 4**	0.025 5	−2.173 1	0.030 6
万人拥有村卫生室人数/人	0.022 6	0.015 5	1.454 1	0.147 0
万人拥有乡镇卫生院数量/个	−0.095 7***	0.027 2	−3.519 5	0.000 5
万人拥有村卫生室数/个	−0.013 1	0.019 7	−0.665 1	0.506 5
农业税取消情况	0.057 1***	0.007 6	7.467 2	0.000 0
<i>R</i> ²		0.993 3		
调整 <i>R</i> ²		0.992 5		
F-statistic		1 293.081 0		
Prob(F-statistic)		0.000 0		
Likelihoodratio		6.178 2(26, 290)		
Hausmantest		113.278 7(7)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 1%,5%,10%具有统计学意义.

4 结 论

本文基于 2000 年—2011 年 27 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分别建立了农村公共教育支出和公共医疗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回归模型,从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两个方面实证分析了公共产品供给对于农民消费的影响,得出的结论如下:① 农村居民的收入和以往的消费习惯仍是主导其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其中收入的影响最为突出,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仍然是提高其消费水平的主要途径.② 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③ 公共教育支出是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中对于教育资本投资的重要来源,它在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教育资本水平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改变了农民传统的消费习惯和观念,让农民更愿意去消费.④ 目前我国对农村中小学教育的公共支出尚未能带动农民的消费积极性,其中对于小学义务教育的投入甚至出现抑制农村居民消费的现象.⑤ 公共卫生支出虽然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资本水平,但是均未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正影响,对乡镇一级的医疗投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也起到抑制的作用,而对乡村的医疗投入则没能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吴 丹,朱玉春.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多层模型的实证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1):51—57.

[2] 张 珺.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50—51.

[3] BECKER G S.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70(5): 9—49.

[4] 李金昌,窦雪霞.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变迁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7(7):45—52.

[5] 汪旭晖,顾 晶.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4(1):58—63.

[6] 肖 立.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收入关系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2(11):91—99.

[7] 于文超,虞 洪.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收入类型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村经济,2013(3):88—90.

[8] 王文平.我国的农村财政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1983—2007[J].经济体制改革,2009(1):97—100.

[9] 魏 建,杨志明,张光辉.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1,11:45—54.

[10] 睢党臣, 马艳歌, 夏禹.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实证研究 [J]. 经济管理, 2012, 26(4): 46—50.

[11] 李燕凌, 李丽清. 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J].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5): 5—11.

[12] 张晓慧, 梁海兵. 基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实证分析 [J]. 农业技术经济, 2010(9): 30—36.

[13] 曲延春.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政府责任担当: 基于扩大内需视角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2(3): 63—69.

[14] 李通屏, 王金营. 中国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对消费行为的影响 [J]. 经济评论, 2007(1): 44—50.

[15] 徐娟.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消费的影响 [J]. 山东社会科学, 2009(6): 83—85.

[16] 刘中文.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D]. 杨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1: 17—18.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Supply of Public Products on the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A Perspective of Human Capital

WU Qing-hao¹, DENG Zong-bing²

1.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2000—2011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this paper do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supply of public products o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apital. The result show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capital, the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of rural labor shows a posi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level of income, and it can promote consumption by changing the consumption habits and concepts of rural residents, but the investment in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shows a nega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level of inco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 capital, the investment in township level's public health shows a negative effect on promoting the level of consum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ther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and their spending habits in the pas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decide their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total abolition of agricultural tax has reduced the burden on farmers, mobilized their enthusiasm in production and promoted the level of rural residents' income and consumption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the supply of public products;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human capital

责任编辑 汤振金

